

歧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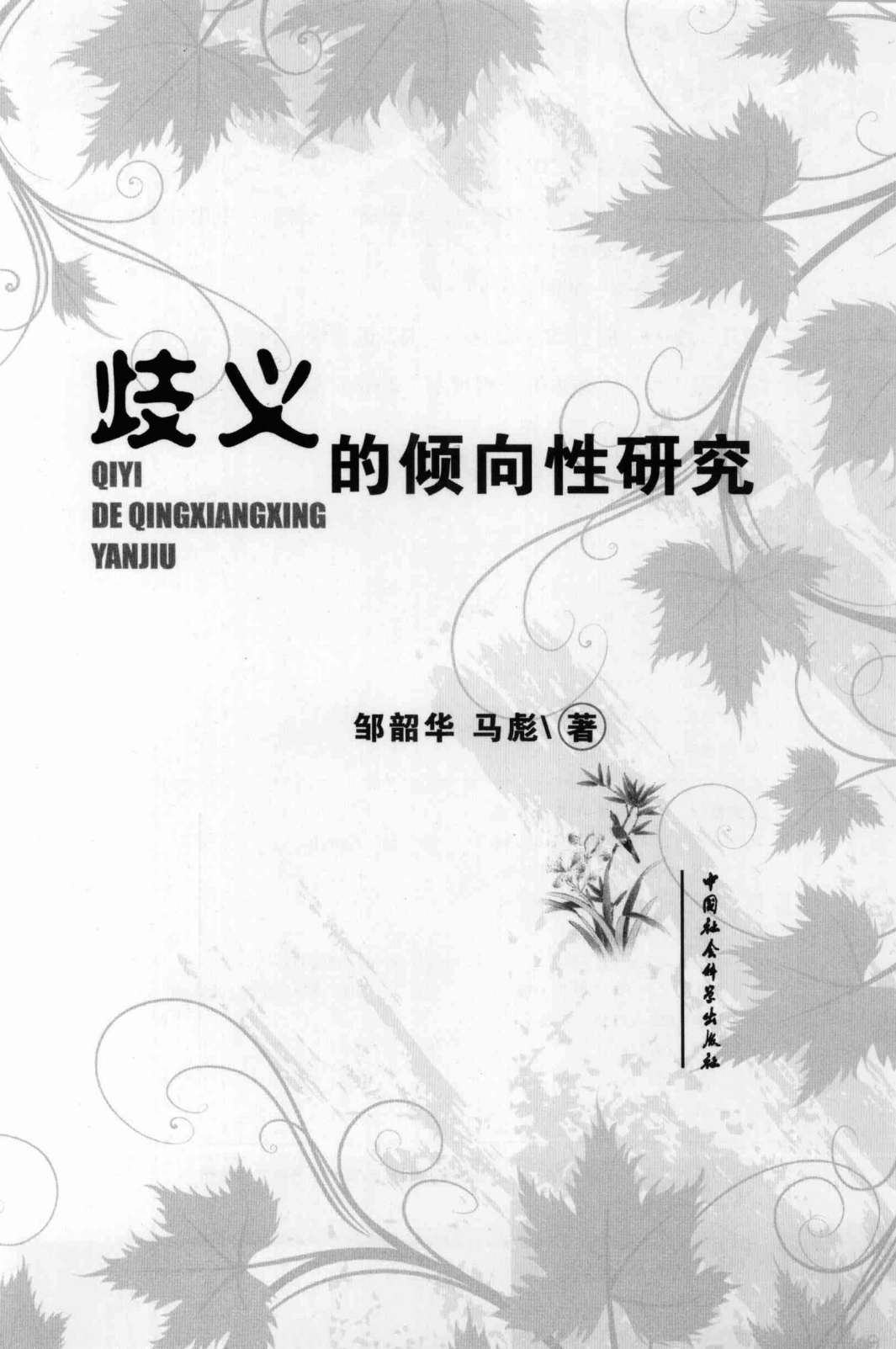
QIYI
DE QINGXIANGXING
YANJIU

的倾向性研究

邹韶华 马彪\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歧义

QIYI

DE QINGXIANGXING

YANJIU

的倾向性研究

邹韶华 马彪\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歧义的倾向性研究/邹韶华, 马彪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004 - 6793 - 9

I. 歧… II. ①邹…②马… III. 语言学 - 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4052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榛 树
责任校对 安 然
封面设计 典雅设计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875 插 页 2

字 数 291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一、《语用频率效应研究》的继续

《歧义的倾向性研究》可视为“九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最后成书《语用频率效应研究》的继续。上一课题从词、短语、句子的不同层面，从句法、语义、语用的不同角度探索了语用频率的效应，^① 同期出版的 Joan Bybee 和 Paul Hopper 合编的论文集《频率与语言结构的显现》（*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可以说与《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在将语频效应应用于语言研究方面起到了互补的作用。^② 那本文集的作者们发现，真实语料反映的语言事实与传统的语法描述之间有一定的“偏差”（slip-page），量化研究的结果与传统的语法规则也总有不一致的地方。以往有关语言结构方面的研究大多是以凭“语感”推测出来的例子为语料，许多语言学家早已对其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例如 Thompson 和 Hopper 在“及物性、小句结构与论元结构”中对论元结构的传统描述提出了质疑。他们在真实语料中统计了各种小句结构的分布频率，发现典型及物小句的出现率很低，大部分是系动结构，而且只有一个参与者。这一语言事实表明按照语感（intuition）对小句结构做的传统描述并不准确。我们在《语用频率效应研究》中，将这种研究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语言中的很多问题是不能单靠苦思冥想、坐而论道去解决的，必须靠调查分析去得出实

① 参看邹韶华《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② 参看程丽霞《〈频率与语言结构的显现〉述评》，《当代语言学》2004 年第 2 期。

事求是的结论，谁更多地掌握了事实，谁就更多地掌握了真理。那一项研究中，有一部分叫“歧义的倾向性”，只是没有向纵深方面展开。这一次的课题，就是用语频效应的观点和方法对歧义进行新的探索。

二、歧义倾向性的制约因素

我们在1988年曾发表过一篇《歧义的倾向性》的论文，文章里说：有人认为，多义的单词或短语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意义的分化，显示出一种适应于一定上下文或环境意义来，^①歧义的这种消除就是我们所说的动态分化。该文在很多场合是从这样一个视角来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多义的单词或短语离开了一定的上下文或生活环境，它们的几个意义是等值的呢，还是具有倾向性，即有主次轻重之分？制约这种倾向性的因素是什么？我们主要探讨歧义的这种静态的倾向。^②

这种静态倾向的制约因素大致有三种，在此先一并说一下。一是逻辑因素，例如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刘仙洲要根据《宋史》的记载造一辆指南车。《宋史》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记载了吴德仁指南车的结构，其中有这么一句：左右龟鹤各一。它可以理解为“左右各有一龟一鹤”，也可以理解为“左有一龟，右有一鹤”。因为前后文没有提供更多更具体的相关信息，刘仙洲无从判断，他请教了吕叔湘先生，问题得到解决。我们曾书面请教吕先生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吕先生在1991年12月25日复信中说，“从事理上寻求，指南车必须对称，始能向前直行（各种车辆均如此），如左右不对称，则前进无定向，七扭八弯”。这是逻辑制约歧义倾向性的实例。二是心理因素，吕冀平先生曾指出过，“我可讨厌死你了”和“你可讨厌死我了”这两句话，“我”和“你”无论摆在句首还是后面，既可以是施事，也可以是受事，全凭心理。假定这两句

① 参看吕叔湘《歧义类例》，《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② 参看邹韶华《歧义的倾向性》，《求是学刊》1988年第5期。

话是一位母亲对正在淘气的孩子说的，那么“你”和“我”在两个句子里虽然语序相反，可是就句意来看，“你”总是被“我”所“讨厌”。^①朱德熙先生曾从说话人心理的角度对歧义进行分析。比如甲乙两方赛足球，球踢进甲方球门这件事是乙方企望实现的，甲方可不希望它实现。同样一句“差一点没踢进去”，由甲方来说是没有踢进去，由乙方来说却是踢进去了。^②三是语频因素，即词语或句式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中运用的次数的多寡对歧义倾向的制约，这正是本课题所要研究的范围。如沈家煊先生在《不对称和标记论》一书中分析过这一类句子：

甲：我应该参加吗？

乙：不，你是必须参加。

“不”这个否定有歧义，一是否定“应该”，二是否定“只是应该，不是必须”。在语言交际中，“我应该参加吗？不”。绝大多数情况下究竟表示什么意思？沈先生统计了43万字的语料，绝大多数用例是表示第一层意思。极少数表示第二层意思。^③歧义的这种倾向性是受语频因素的制约的。这也就是本课题所要研究的内容。

三、歧义倾向性的实例调查

语频对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关乎语言的形、音、义三个方面，下面提到的多音误读和同音误用，本可算作语音层面的问题，我们曾考虑将“歧义”改为“歧异”，由于语音问题最终与意义直接相连，所以仍用“歧义”。实际上，什么是歧义本应该讨论一番，如歧义与模糊的关系，歧义与笼统的关系等等，因为本课题研究的歧义现象都是大家认可的，所以略去了这一部分。下面是语频对歧义倾向性制约的各个实例调查的摘要。

① 参看吕冀平《现代汉语的意动句式》，《求是学刊》1984年第1期。

② 参看朱德熙《汉语语法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

③ 参看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一) 多音误读的倾向性

现代汉语常用字中的多音字大概有 800 多个，一字多音体现在声调、声母、韵母等不同的方面。多音误读是一种常见的语文毛病，要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寻找误读的规律，其中误读的倾向性就是这规律中的一种。

例如“处”，读 chǔ 时表示与人交往、办理等意思；读 chù 表示地方、某些机关等意思。现在，这个字的误读情况比较严重。像下面的句子：

- (1) 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下去。
- (2) 这两个年青人正在处朋友。
- (3) 对屡教不改者要严肃处理。

多数人甚至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等都将这个“处(chǔ)”误读为 chù。而以下的句子：

- (4) 凡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 (5) 这里是招生办事处。
- (6) 他由科长提升为处长了。

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将这里的 chù 误读为 chǔ。这种现象是由语频决定的。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处 chù”的词次为 401，“处 chǔ”的词次仅为 84，这就是“处 chǔ”的误读率高而“处 chù”的误读率为零的原因，即人们常用一个字的高频音项（如“处 chù”）去错误地取代一个字的低频音项（如“处 chǔ”）。那么，多音误读的倾向性就是一个字的低频音项往往误读为与之相关的高频音项。明白了这个道理，在纠正多音误读的过程中就会有针对性，有侧重，大大地提高效率。

(二) 同音误用的倾向性

同音误用指在语音相同的情况下，一种形式代替了另一种形式的错误。这种错误是甲代替乙，还是乙代替甲，即有没有误用的倾向性是很值得我们去调查分析的。

《汉语拼音词汇》所收的词条中约有 9.5% 是同音词，这些同

音词大都有常用与非常用之分。这种分别就是语频高与语频低之分。我们通过调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组同音词中，语频低的词常常为另一个语频高的词所取代。这就是误用的倾向性。例如：

(1) 我们生存所必须的东西，都是太阳的光和热带给我们的。
(必需)

(2) 由于通风设备不好，大脑得不到充分的氧气，以至使计算机操作人员头晕目眩，工作难以继续下去。(以致)

(3) 新措施公布以后，群众反映强烈。(反应)

(4) 她向来喜欢朴素，不爱化装。(化妆)

(5) “征稿启示”刊登在这期杂志的封底。(启事)

以上用例出自对1995、1996年《人民日报》(电子版)的异形近义的双音节同音词误用情况的实际调查，句末括号里的词为应该选择的词。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统计，括号里的词为低频词，错误地为相关的高频词所取代。

(三) “终于”的褒贬义倾向

副词“终于”隐含的褒贬义问题曾在新世纪初的《语文建设》上引起过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是褒义的，一种观点认为是偏向褒义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中性的。认为褒义的说“终于”一般只表示好的结局出现，而不表示坏的结局的出现。认为偏向褒义的说“终于”表示经过较长过程最后出现某种结果，较多用于希望达到的结果。认为中性的说“终于”所适用的情况不仅仅限于好的，人们所期待的，也可以是坏的，是人们不希望出现的，甚至还可以是和人们的意愿喜好无明显关系的。

从语频效应的观点来看，持上述观点的人有的根据个人的语感，凭内省法来判断；有的作了语频调查，如认为中性的调查了《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光盘(一)收入的鲁迅、茅盾等名家的作品，发现副词“终于”的用例1239个，褒、中、贬分别占484(39.1%)、192(15.5%)、563(45.4%)。照道理说，这种通过语频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可以信赖的，不过，由于调查的语料值得商

权，其可信度自然就会打折扣。

我们将调查的语料分为 20 世纪早期、中期和当代（20 世纪后期至 21 世纪初）三类，就会发现“终于”的用法前后不同并在朝着一个方向演变。刚才提到的值得商榷的语料属早期的，褒贬用法大体相当。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光盘（二）的语料（属中期的）进行了考察，褒贬用法仍很分明：

（1）终于让她想到了散发传单的好办法。（青春之歌）（褒）

（2）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野火春风斗古城）（褒）

（3）敌人终于真的投降了。（红日）（褒）

（4）他料想的不幸事情终于发生了（上海的早晨）（贬）

（5）鬼子的残暴终于波及到他的身上。（铁道游击队）（贬）

从定性的角度看是褒贬都有，从定量的角度看中期褒义与贬义的分
布大体为三比一，有明显的较多用于褒义的倾向。

“终于”的当代用法我们截取《人民日报》2002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共 351 个用例来考察，基本上用于褒义，用于贬义的仅 4 例，约占 1%。下面按顺序列举前 5 例。

（1）他终于研制出一系列治疗骨髓炎的特效药物。（8.1）

（2）终于在村里找到些“明白人”。（8.1）

（3）终于，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取得了进展。（8.2）

（4）终于，半年多心血结出了丰硕的果实。（8.2）

（5）终于形成了这条 7.8 公里长，南起永定门，北抵钟鼓楼，纵贯正阳门、故宫、景山等雄伟建筑的长廊。（8.2）

“终于”的用法倾向褒义由此可见一斑。为了验证这一结论的可信度，我们曾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过两项语用测试。第一项是用“终于”造句，受试者 81 人。结果，褒义 79，大都像这样一类的例子：

（1）中国人的载人飞船终于发射成功了。

（2）我终于考上了大学。

（3）冬天的脚步终于临近了，我们即将迎来美丽的冰雪节。

中性一例：

(4) 风吹扫着落叶，秋天终于来了。

贬义倾向的一例：

(5) 终于，寒冬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人们把自己包在臃肿的羽绒服里。

第二项是填空。我们选择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三个用例，都是贬义，用副词“终于”：

(1) 终于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贾芝《延河儿女》)

(2) 但终于无济于事。(曲波《林海雪原》)

(3) 奇迹终于没有出现——他失望了！(欧阳山《苦斗》)

我们将句子的“终于”及出处隐去，让 65 位受试者从“终于”的同义词群中选择一个填，结果如下：

填空人数 \ 同义词	最终	终于	到底	终究	毕竟
例句					
() 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50	6	2	5	2
但 () 无济于事。	14	0	4	33	14
奇迹 () 没有出现——他失望了！	15	2	20	21	7

这说明原先用“终于”，现在分派给了同义词“最终”等等，用“终于”只占到了极小的比例。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对“终于”的倾向性下一个结论：副词“终于”原来是中性的，既可用于褒义，也可用于贬义；当代基本上用于褒义。我们觉得，在关于“终于”的注释中，以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较为准确。它的注释是：表示经过较长过程最后出现某种结果。较多用于希望达到的结果。后一句指出了“终于”的倾向性，即倾向于褒义。《现代汉语八百词》举了四个用例：

(1) 反复试验，~成功

(2) 等了很久, 他~来了

(3) 几经周折, 案情~大白

(4) 尽管多方医治, ~还是把受伤的腿锯了

前三例是褒义, 后一例是贬义, 与注释相符。《现代汉语词典》过去的注释是: 表示经过种种变化或等待之后出现的情况: 试验~成功 | 她多次想说, 但~没说出口。这种注释及举例是接近中性的。2005年商务印书馆出的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对“终于”的注释一仍其旧, 只是在示例中增加了一个“身体终于强壮起来”。表示在用法中褒义多于贬义, 这个变化是值得肯定的, 只是我们觉得分量还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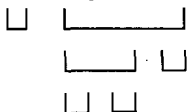
(四) 几种常见的歧义格式的倾向性

以下七种歧义格式是论及歧义的论文、专著和教科书里经常提到的, 了解它们每一种格式的几个意义的分布, 能使我们获得对歧义倾向性的深入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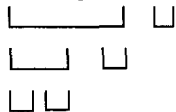
1. VP + NP₁ + de + NP₂

这种格式即“热爱人民的军队”, 它既可以是动宾式(A), 也可以是偏正式(B):

A VP+NP₁+de+NP₂



B VP+NP₁+de+NP₂



产生歧义的条件是 VP + NP₂、NP₁ + de + NP₂、VP + NP₁、NP₂ + VP 四项必须成立。如“热爱人民的军队”:

VP + NP₂ 热爱军队

NP₁ + de + NP₂ 人民的军队

VP + NP₁ 热爱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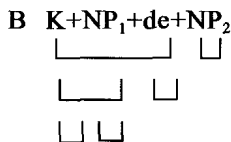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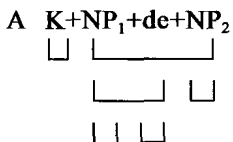
NP₂ + VP 军队热爱

由于四项均符合, 所以有歧解。这是定性的分析。就其倾向性即这种格式用于动宾与偏正的分布而言, 作为定量的分析, 动宾与

偏正大概是 7 : 3。这就是这种格式的倾向性。

2. $K + NP_1 + de + NP_2$

这种格式即“关于父亲的文章”，和上一格式的区别是第一项 V（动词）变为 K（介词）。同样，它既可以是介宾式（A），也可以是偏正式（B）：



产生歧义的条件是 $K + NP_2$ 、 $NP_1 + de + NP_2$ 、 $K + NP_1$ 、 $NP_2 + (K) + NP_1$ 这四项必须成立。如：

在三十边缘的母亲（张大春《将军碑》）

“ $K + NP_2$ （在母亲）”不成立，只能理解为偏正式。又如：

关于小镇的记忆（陈世旭《镇长之死》）

它符合“ $K + NP_2$ （关于记忆）”，但不符合“ $NP_1 + de + NP_2$ ”，“小镇的记忆”不成立，也只能理解为偏正式。再如：

在母亲的生前（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褶裙》）

它符合“ $K + NP_2$ （在生前）”，也符合“ $NP_1 + de + NP_2$ （母亲的生前）”，但不符合“ $K + NP_1$ ”即“在母亲”不成立，所以只能理解为介宾式。最后，如：

对断桥镇的年轻人（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

它符合前面三个条件

$K + NP_2$	对年轻人
$NP_1 + de + NP_2$	断桥镇的年轻人
$K + NP_1$	对断桥镇

但不符合“ $NP_2 + (K) + NP_1$ ”，即“年轻人对断桥镇”不成立，也只能理解为介宾式。

只有符合上面四个条件才会产生歧义。如：

在梅园新村的公馆（白先勇《游园惊梦》）

$K + NP_2$	在公馆
$NP_1 + de + NP_2$	梅园新村的公馆
$K + NP_1$	在梅园新村
$NP_2 + (K) + NP_1$	公馆在梅园新村

既可理解为介宾式“在 | 梅园新村的公馆”，又可理解为偏正式，“在梅园新村的 | 公馆”。又如：

对林刚的愤恨（荆歌《忧伤室内乐》）

$K + NP_2$	对愤恨
$NP_1 + de + NP_2$	林刚的愤恨
$K + NP_1$	对林刚
$NP_2 + (K) + NP_1$	愤恨林刚

同样，既可理解为介宾式“对 | 林刚的愤恨”，也可理解为偏正式“对林刚的 | 愤恨”。

从我们收集的“ $K + NP_1 + de + NP_2$ ”结构来看，真正有歧义的（指脱离上下文的）用例约占 17%；这种结构表示介宾关系的约占 80%，表示偏正关系的约占 20%。

3. $A + NP_1 + NP_2$

A 代表形容词，有时后加 de（的）， NP_1 和 NP_2 代表互不相同的名词或名词短语，是“新职工宿舍”这样的结构。它可以作两种基本的分析：

A	$A + NP_1 + NP_2$	B	$A + NP_1 + NP_2$
	$\underbrace{\quad\quad\quad} \quad \underbrace{\quad\quad}$		$\underbrace{\quad\quad\quad} \quad \underbrace{\quad\quad}$
	$\underbrace{\quad\quad\quad\quad}$		$\underbrace{\quad\quad\quad\quad}$

虽然二者都是偏正结构，但 A 是形修饰名₁再修饰名₂，B 是名₁修饰名₂再受形的修饰。A 如“顽强的生命足迹”，B 如“重大社会问题”。还可以作其他结构关系的分析：

C 绝对的枯树昏鸦

偏	正
---	---

并	列
---	---

D 大姑娘珍子

同	位
---	---

偏	正
---	---

总的来说, “A + NP₁ + NP₂” 这种歧义结构的倾向是在 300 例中, B 式 (A 修饰 N₂) 为 180 例, 占全数的 60%。

4. VP + Q + NP

VP 代表动词或动词短语, Q 代表数量词, NP 代表名词或名词短语。“准备了两年的粮食” 就属于这种结构。说它有歧义, 是因为可以作两种层次的分析, 表示两种不同的含义:

A VP+Q+NP

□	□
---	---

□	□
---	---

B VP+Q+NP

□	□
---	---

□	□
---	---

A 表示动宾关系, Q 作 NP 的定语; B 表示偏正关系, Q 作 VP 的补语。符合这种结构的短语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歧义呢? 概括说就是 Q 既可看作 NP 的定语, 也可看作 VP 的补语。具体说来有以下一些情况。

(1) Q 加 “的” 或不加 “的” 修饰 NP, 既可作 NP 的定语, 也可作 VP 的补语, 就会出现歧义:

①预备了一下午的提纲

②开了三天的病假

当 Q 只能看作 VP 的补语而不能看作 NP 的定语时, 歧义不会产生:

③上访了五年的张小明

④活了一百多年的老祖宗

“五年” 和 “一百多年” 只能看作 VP 的补语, 这两例和上两例是不同的。又如:

⑤吃半碗饭

⑥夹了半条鱼,

也不会产生歧义, “半碗” 与 “半条” 只能分别作 “饭” 和 “鱼”

的定语。相对来说，Q 是表示时间的量词较易产生歧义。

(2) 基数词表示序数词，有可能产生歧义。如：

①摘过三遍的花

②写了七遍的稿

A 的“三遍”是基数属偏正式，“三遍”是序数属动宾式；B 的“七遍”是基数属偏正式，“七遍”是序数属动宾式。

(3)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短语的结构符合“VP + Q + NP”，但 Q 可视为 VP 的宾语，也可视为 NP 的定语。如：

隔开十多平方米的空间

Q（十多平方米）既可作 NP（空间）的定语，也可作 VP（隔开）的宾语。这原因在于“平方米”具有名词功能，它可以受数量修饰，如“十个平方米”。赵元任曾指出，“标准量词是可以列举的，意思是非专门性的标准量词的名单是不长的。至于各种科技术语，虽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但是可以指出，大多单位名称是双音的，因而有名词功能（只作名词或也作名词）。例如说‘一光年’或‘一个光年’，‘一米突’或‘一个米突’或‘一米’（但不说*‘一个米’）”。^①正因为“平方米”也作名词，所以可作 VP 的宾语，这种情况，也在讨论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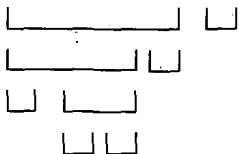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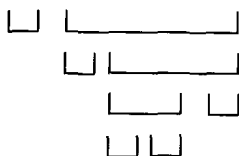
从我们收集到的 370 个这类短语来看，A 式（动宾式）占 81%，B 式（偏正式）占 13.6%，有歧义的约占 5%。

5. $NP_1 + \text{he} + NP_2 + \text{de} + NP_3$

NP_1 、 NP_2 和 NP_3 代表名词或名词短语，间或代表代词，he 指“和”或“跟”、“同”、“与”等表示并列关系的虚词，de 是结构助词“的”。这类短语如“张波和孙燕的父母”等等，它可以有两种切分方法：^②

①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71 页。

② “和”与“的”之类虚词的切分，参看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59 页。

A $NP_1 + he + NP_2 + de + NP_3$ B $NP_1 + he + NP_2 + de + NP_3$ 

抽象地看，这种结构是存在歧义的。由于组成这种结构的词语之间的同现限制，真正出现歧解必须符合下面的条件。

(1) “ $NP_1 + NP_2$ ” 必须成立

“一些乱糟糟的场面和小罗的模样”，由于“一些乱糟糟的场面和小罗”不成立，只能理解为“一些乱糟糟的场面 | 和小罗的模样”，不会产生歧义。

(2) “ $NP_1 + de + NP_3$ ” 必须成立

“孙燕和他的结合”符合(1)，即“孙燕和他”成立，但不符合(2)，“孙燕的结合”不成立，只能理解为“孙燕和他的 | 结合”，不会产生歧义。

(3) “ $NP_1 + NP_3$ ” 必须成立

“三婶和母亲的年龄”符合(1)，“三婶和母亲”；符合(2)，“三婶的年龄”；但不符合(3)，“三婶和年龄”不成立，所以也不会产生歧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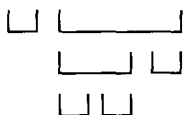
只有符合上面三个条件的才会出现歧义，如上面的“张波和孙燕的父母”：符合(1)，“张波和孙燕”；符合(2)，“张波的父母”；也符合(3)，“张波和父母”。它既可以理解为偏正式（张波和孙燕的 | 父母），也可以理解为联合式（张波 | 和孙燕的父母）。

我们从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收集了符合“ $NP_1 + he + NP_2 + de + NP_3$ ”结构的用例350个，直接体现A式、B式及有歧义但在上下文中体现A式、B式的算在一起，A式204例，B式146例，A式占58.3%，B式占41.7%，换句话说，相对多地用于偏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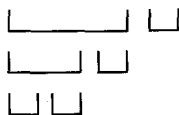
6. $Q + NP_1 + de + NP_2$

Q 代表数量词, NP_1 和 NP_2 代表各不相同的名词或名词短语, de 是结构助词“的”。这种结构即“一个工人的建议”, 它是有歧义的, 可以作两种不同的结构分析, 代表不同的含义:

A $Q + NP_1 + de + NP_2$



B $Q + NP_1 + de + NP_2$



A 和 B 都是偏正式, 不同在于 A 是 Q 修饰 NP_2 的, B 是 Q 修饰 NP_1 的。这种结构要出现歧义得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先决条件:

(1) “ $NP_1 + de + NP_2$ ” 必须成立

如“大学的实验室”成立, “一个大学的实验室”才会产生歧义; “声音的嘴”不成立, “ $Q + NP_1 + de + NP_2$ ”这个结构就不成立, 也就不存在是否会产生歧义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它是先决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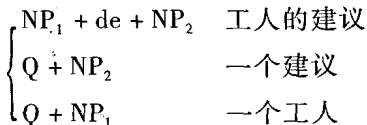
(2) “ $Q + NP_2$ ” 必须成立

如“一位建议”不成立, 那么“一位工人的建议”只能理解为 Q 修饰 NP_1 , 不会产生歧义。

(3) “ $Q + NP_1$ ” 必须成立

如“一项工人”不成立, 那么“一项工人的建议”只能理解为 Q 修饰 NP_2 , 同样不会产生歧义。

只有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才会产生歧义, 如上面的“一个工人的建议”:



我们收集了 300 个符合 “ $Q + NP_1 + de + NP_2$ ” 结构的书面用例, 其中符合 A 式的 160 例, 符合 B 式的 140 例, 即从总体上看,